

五雜俎



不 郎

五雜

組序

受不

志文庫

五雜

組詩

三言蓋詩

之一

一

體

而

水部謝

在

抗著書

取

名之

何以稱

五

其說分

部

曰天

曰地

曰人

曰物

事

則說

之類也

何以稱

雜

五雜

組

序

受

不

不

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
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
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
河圖洛書五為中數宇宙
至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
變化無方要不出五者五

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
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
而成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
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
而生具斯五者故雜而係
之五也爾雅組似組產東

海織者效之間次五采或
縮墨印或為冕纓或象執
轡或詠干旄或垂連網或
備玄纁八貢或玄朱繩綦
縵辨等威或文二撫鎮方
外經緯錯綜物色鮮明達

于上下以為榮飾在杭產
東海多文為富故雜而係
之組也昔劉向七畧叙諸
子凡十家班固藝文志因
之傳道陰陽法名墨縱橫
小說農之外有雜家按其

書云出于議官葉陰陽墨
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
五治之無不貫小說家出
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
說者之所造兩家不同如
此班言可觀者九家意在

黜小說後代小說極感其
中無所不有則小說與雜
相似在杭此編總九流而
出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
可惡也即目之雜家可矣
龍門兩家儒次陰陽殊失

五經總序
本末蘭臺首儒議者猶以
並列藝文為非語曰通天
地人曰儒在抗此編兼三
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
矣余嘗見書有名五色線
者小言詹之耳世且傳誦

孰與在抗廣大悉備後人
蒙覆益人意智卦不敢秘
諸帳中亟搜剽與天下
共寶焉

大沁山人孝維楨
本寧父

五維組卷之一
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天地未生時
此物寄在甚麼處噫蓋難言之矣天氣也地質
也以質視氣則質為粗以氣視太極則氣又為
粗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然雞子雖混沌
其中一團生意包藏其中故雖歷歲時而字之
便能變化成形使天地混沌時無這箇道理包

五維組卷之一

天部一

陳留謝肇淛著

五維組
卷一

管其中譬如濁泥臭水萬年不改又安能變化
許多物事出來故老氏謂之玄牝夫子謂之太
極雖謂之有其實無也周子謂太極本無極似
於畫地添足矣

天地未生之初本無也無之中能生有而無不
可以訓故曰易有太極蓋已包管於無之先矣
卽不言無極可也若要言之則無極之前又須
有物始得幾於白馬之辯矣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然曰
月五星可以躔度周步推測則天之爲天斷有
形體既有形體必有窮極釋氏以爲有二十三
天幻說也假使信然二十三天之外又復何物
語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噫非不論也所
謂極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朱晦翁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者天之主宰也
而謂理卽天終恐未是理者虛位天者定體天
有毀壞理無生滅如目之主視耳之主聽世有
無耳無目之人視聽之理將何所屬况聖人舉

天以敵與竈此卽蒼蒼之天不專言理也

天積氣爾此且古不易之論也夫果積氣則當
茫然無知混然無能而四時百物孰司其柄生
死治亂孰尸其權如以爲偶然則字蝕變故誰
非偶然者而天變不足畏之說誠是也然而惠
迪從逆捷如影嚮治亂得失信於金石雷擊霜
飛人妖物眚皆非偶然者也故積氣之說雖足
解把人之憂而誤天下後世不淺也
象緯術數之學聖人所不廢也舜以耕稼陶漁

之夫一旦踐帝位便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
造化之理固盡在聖人橐籥中矣後世如洛下
閎僧一行王朴之輩冥思精數亦能範圍天地
渾儀倚蓋旋轉不差黍管葭灰晷刻靡爽亦奇
矣至宋儒議論動欲以理該之意天下事理之
所不能盡者多矣况於天乎

天之不足西北也何以知之日月行斗之南而
不行斗之北故也漢明帝嘲張重曰日南郡人
應北向看日然北方瀚海有熟羊脾而天明之

國出塞七千里便可南視北斗矣安知無北向
看日之地乎

天去地九萬里天體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亦
臆度之詞耳天之體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而
况於人乎

七政之行自消自息何與人事而聖人必以璇
璣玉衡測之也遂使後世私智之士轉相摹效
互出已見如周髀宣夜渾儀之屬議論紛拏各
有刺繆及測之而不得求之而不應遂以為幽

遠難明之事而天變不足畏之說昉於此矣然
則舜非與曰舜之齊七政所以協歲時戒農事
也非後世無用之空談也

天地有太陽九大小陽九小百六又云
天阨於陽九地虧於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
期二千三十年故當陽九之會天旱海消而陸
焦當百六之會海水竭而陵自填按漢書曰四
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
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又云初入元百六會有厄

故曰百六之會一說互異前說期似太遠荒唐
無稽後說四千五百歲之中九厄則五百歲當
一厄而自古及今未有二百年不亂者至於水
旱類仍恐無十年無災之國耳又何陽九百六
之多也耶異聞錄所載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
五陰三陽二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
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則每八十歲而值
其一此說又不知何所據也按漢書又有元二
之厄或云卽元元之誤未知是否又吹劍錄載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有災然亦有不盡然
者卽百六陽九亦如是耳

日陽精也而雷電虹霓皆陽屬也月陰精也而
雨露霜雪皆陰屬也星宿風雲行乎陰陽之間
者也日月恒有者也雷電雨露之屬不恒有者
也星宿體生於地而精成於天風雲皆從地起
而行天者也故兼陰陽之氣也

日出而葵藿傾月虛而魚腦減下之應上也虎
交而月暈麟闕而日蝕上之應下也潮之逐月

桐之合閨上下交爲應也

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風雨遂楮其山隋煬帝泛舟遇風怒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二君之與風雨爲仇不若魯陽揮戈以止日宋景發善言而榮感退舍也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長均遍又曰雨者輔也今閩人方音尚以雨爲輔

雲根石也然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曹昆請雨文曰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寒

而復散則專指雲言也

四時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瑣碎錄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按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乃黴濕之黴非梅也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飾之詞耳未必實也古

今帝王求賢下士者多矣未聞天象之遽應也

卽漢文帝之於鄧通哀帝之於董賢同卧起者

數矣未聞帝座之有犯也而于陵賢者一夕之

寢遽云犯帝座耶武帝微行宿主人婢娣塔拔
刃襲之同宿書生見客星掩帝座此賊也而子
陵同之乎史官於是爲失詞矣符堅之母以送
少子至灞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羶
乃上千天象若是耶矯誣甚矣至於海內分裂
之時史官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國不知上天
將何適從也宋仁宗嘉祐中有道人遊上京師
上聞召見賜酒次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恐
亦妄耳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溫星所臨之
國周伯主喪老子主饑王蓬絮主兵國星主疾
溫星主暴骸然則五者俱非吉星也而史以子
陵當之不亦冤乎

星宿宿字俗音秀然辰之所舍有止宿之義則
音夙亦可也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
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從夙
音久矣

天體東南下而西北高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

天而止故南方煖而北方寒然日月之大有有限方夏至時雖距數萬里更無北向看日者此又不可曉之理也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謂月行速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且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中宮天極星帝星也二太白二公星也文昌六星

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故世以文昌為魁星也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將相星也東壁文章星也南極壽星也貫索獄星也昴胡星也箕風星也畢雨星也彗孛攬槍彗惑妖星也太白兵星也破之歷代天文太白竟天兵戈大起彗星竟天則有禪代之事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文昌者館閣之應也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劉健謝遷而後九卿臺諫無不被禍萬曆丁丑十月異星見西南方光芒亘

天時余十餘歲在長沙官邸亦能看之無何而
張居正以奪情事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鄒元
標等編管遠方逐王錫爵張位等朝中正人爲
之一空變不虛生自由然矣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爲司命而
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
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
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爲文昌化身者又可
笑也

數起於一而成於九九陽數也故曰九天九霄
九垓九垓九閔九有九野九關九氣九位九域
之類非必實有九也猶號物之數謂之萬耳聖
人則之分地爲九州別人爲九族序官爲九流
九卿九府天子門曰九重亦取九垓之義也

道書云九霄謂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
琅霄紫霄太霄亦附會之詞如天門九重又
安能一一強爲之名耶

蠡海錄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人稱曰丹霄絳

霄河漢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爲標準仰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爲喻此言亦恐未然天無色借日以爲色故稱丹與絳者從自言耳不然彼稱青天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北哉

西陽雜俎載人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披髮坐哭之候星出灾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已久今閩中新婦不載星行云恐犯天狗星則損

子嗣閩女間亦忌之而見流星以爲不吉亦古之遺禁也

灾祥之降也謂天無意乎吾未見聖世之多灾亂世之多瑞也謂天有意乎亦有遇灾而反福遇瑞而遭凶者又有灾祥同而事應負然不同者必求其故則牽合傳會不求其故而盡委之偶然將啓昏君亂主謂天變不足畏之端則如何而可也春秋著灾異而不著事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瑞不足言也遇灾而懼此理之常

何必問其應乎自漢書五行志以其事屬某占
至今仍之然史氏既事而言言之可益司天氏
未事而言言多不驗於是人主每遇災變恬然
無復畏懼之心矣今於歷代五行摘其尤異者
錄之

漢惠帝二年天裂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
文帝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成帝末始元年河南檮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
皆具又建始元年八月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

見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二丈長五尺
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靈帝中平元年東郡界生草備鳩雀龍蛇鳥獸
之形毛羽頭自足翅皆具又樹中有人面生鬚
伐之出血

桓帝建和三年北地雨肉似羊肋又大如手
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入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

沖天白者墮地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自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愍帝時平陽雨肉長三千步廣一千七步旁有哭聲晝夜不絕臭聞百里數日劉聰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傍俄而后死諸妖俱不見

太康九年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未嘉中吳郡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

尾黃色大如枕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

一鵝

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日暴長八尺髭鬚蔚然

唐開元二年五月晦天星盡搖曙乃止

元和二年十月日傍有物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有物如人頭又四年閏二月日傍又有

乾符六年十一月朔有兩日並出而闕

元和六年三月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
器墜兗鄆間聲震數百里所墜之上有赤氣如
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野雉皆雊又十二年九
月甲辰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
長十餘丈聲如羣鴨飛明如火炬須臾墜地有
大聲如壞屋者二

咸通十四年宋州獵者得雉五足其二出背上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一尺餘爲猫所嚙數
百鼠反嚙猫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大鼠擊
殺之餘皆去

大中十年二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
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
毛紺爪紫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
中宗時中郎將毛婆羅炊飯一夕化爲血
天寶十二載汝州葉縣南有土塊相鬪血出數
日不止

咸通八年七月下邳雨沸湯殺鳥雀
周顯德七年正月日下復有一日

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日下復有一日
天禧四年四月有兩月同出西南方

淳熙十四年五月有星晝出大如日與日相摩
盪而入

咸淳十年九月有星見西方曲如劍又有一星
闕於中天良久一星墜

元豐末嘗有物如席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
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
後大作每得人語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

形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氣
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
或爲驢多在掖庭間自後人亦不大怖宣和末
嘗息而北狩矣

慶曆三年十一月天雄軍降紅雪旣化盡血也
端平二年七月亦雨血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
卻者數日

淳熙九年德興縣民家鏡自飛舞與日相射

雨毛雨土史不絕書而元至元二十四年雨土
至七晝夜深七八尺牛畜盡沒死則亦亘古未
有之變也

百草不畏雪而畏霜蓋雪生於雲陽位也霜生
於露陰位也不畏北風而畏西風蓋西轉而北
陰未交也北轉而東陽已生也

夏霜冬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至於日月
交蝕既有躔度分數可預測於十數年之前逃
之而不得禳之而不能而且無害於事無損於

歲也指以爲天之變不亦矯誣乎蝕而必復天
體之常管窺蠡測莫知其故而奔走馳騖伐鼓
陳兵若倉卒疾病而亟救之者不亦兒戲乎傳
稱魯哀之時刑政彌亂而絕不日食以爲天譴
之無益告身之不悟也然司馬之時羊車宴安羯
胡啓釁日食三朝不一而足天何嘗譴而有益
也文景之世日月薄蝕相望於朔而海內富庶
粟朽貫紅以爲天譴之厚於魯哀乎是爲父者
日朴責賢子而姑息不肖子也天不亦舛耶然

則何說之從曰日食變也而非其變者也譬之
人之有疾病也固有兢兢業業保守而抱痾不絕者
矣亦有放縱酒色而恬無疾疢者矣乃其壽命
脩短之源則固不係是也聖人之事天也無時
不敬而遇其來變則尤加皇懼焉曰吾知敬天
而已初不爲禍福計也蓋自俗儒占候之說興
必以某變屬之某事求之不得則多方傳會不
覺其自相矛盾而啓人主不信之端故金陵有
天變不足畏之說雖千古之罪言而亦自有一

段之見解也

三代之時日食皆不預占孔子答曾子諸侯見
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太廟火日食是也不知
古人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耶而預占日
食又不知起於何時也但不預占則必有陰雲
不見者故春秋於日食不恒書非不食也

使日食不預占令人主卒然遇之猶有戒懼之
心今則時刻秒分已預定之矣不獨人主玩之
卽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觀官府之救護者旣蝕

而後往一拜而退，祔酌相命，俟其復也，復一拜而訖事。夫百官若此，何以責人主之畏天哉？谷永有云：日食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沈酒於酒禍在內也；京師不見，而四方見者，百姓屈竭禍在外也。司馬溫公又言：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而京師不見者，禍寔深也。其言雖各有理，終亦穿鑿。傳會浮雲蔽塞，一時偶然，卽百里之中，陰晴互異，又安能必四方之皆見否乎？假令中國不見，而夷狄見，南夷不見，

而北狄見，又將何詞以解耶？至於蠶食不食與食而不及分數者，則歷官推步之失，尤不當舉賀也。

世間第一誕妄可笑者，莫如日中之烏、月中之兔，而古今詩文沿襲相用，若以爲實然者，其說蓋出於春秋元命苞、淮南鴻烈、解及張衡靈憲。詰耳然，屈原天問已有畢羽之說，而史記龜策傳載孔子言日爲德而辱於三足之鳥，夫史記所載不見經書，而天問所疑皆見董里俗之談。

近於遊戲至漢以後遂通用之而不疑矣
弇州載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而皆非望其
後有一歲八次而亦不拘望者今攷宋史天文
志並無之不知何所出也

日中既有烏又有羲和馭車月中既有兔又有
蟾蜍有桂有吳剛姮娥瑤璘又有廣寒宮殿瓊
樓金闕及八萬二千脩月戶何月中之淆雜而
人又何能一一見之也此本不必辯宋儒辯之
已自腐爛而以為大地山河影者又以五十步

笑百步也

東坡鑿空閣詩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
稱蟾兔墓俗說皆可屏然坡知蟾兔墓之為俗
說而不知山河影亦俗說也段成式酉陽雜俎
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宋人之論本
此

周昭王時九月並出貫紫微之府無何而王濟
江溺死今人知堯時之有十日而不知周時之
九月也

相傳末樂中 上方燕坐樓上見雲際一羽士
駕鶴而下問之對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於陛
下索紫金梁一枝長一丈某月日來取言畢騰
空而去上驚異欲從之獨夏原吉曰此幻術也
天積氣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卽有之亦不當
索之人間也狐疑不決數日道士復至曰陛下
以臣爲詐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 上謝
之又去翊日雷震謹身殿 上大懼括内外金
如式製之至期道士復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

而一鶴銜之以去 上語廷臣原吉終不以爲
然迺密遣人訪天下金賤去處則蹤跡之至西
華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賤乃隨之至山頂見
六七道士方共斲梁見人卽飛身而去使者持
半梁復命 上始悔悟又傳弘治中有徽王亦
被道士以此術詐得一銀鏤紋門檻後事發被
擒此與小說載彈子和尚詐王太尉錢十萬貫
事極相類想羅公遠葉法善輩皆用此術而世
相傳真以明皇爲遊月宮夫月宮豈誠有宮哉

燕齊之地無日不風塵埃漲天不辨咫尺江南
人初至者甚以爲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
地則十日九雨江干嶺側行甚艱難其風日晴
朗者一歲中不能二十日也豈天地之氣固有
所偏耶命命江南每歲三四月苦霖雨不止百物黴腐俗謂
之梅雨蓋當梅子青黃時也自徐淮而北則春
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黴焉俗
亦謂之梅雨蓋徵與梅同音也又江南多霹靂

北方差少自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
庭前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至此
此與之言甚有所知國初山東新城王氏方
鰥居一日天大風晦冥良久既霽於塵空中得
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歛
然飄墜遂爲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
皆天女之後也月犯少微戴逵以爲憂而謝敷死人爲之語曰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熒惑入南斗梁武帝徒跣下殿以禳之，既而聞魏主西奔，大慙曰：虜亦應天象耶！一人之心一也，一負時名，一負正朔，而卒不應也。然不以爲幸而反以爲慙，固知好名之心有甚於生者矣。

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大凡占星者皆於中天野次窺之，故云不覆。晉郭翰少有清標，乘月卧庭中，織女降之，與諧。

仇儷後以七寶枕留贈，訣別而去。吾友孫子長少年美皙，七夕之夜感牛女之事，爲文以祝之，詞甚婉麗，忽如夢中爲女仙召，至瓊樓玉闕，殊極人間之樂。七日始甦，時皆笑以爲妄。余謂非妄也，魅也。人有邪念，祟得于之，就其所想以相戲耳。

北斗相傳如豕狀，唐一行於渾天寺中掩獲羣豕，而北斗不見。國朝徐武功奉斗齋，甚虔闔門不食豕肉，及論決之日，大風霾雷，電有物若

豕躡錦衣堂上者七馬遂得救戍金齒是其驗也。一云北斗九星七見二隱。

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爲貴臣熒惑爲兒童歌謠嬉戲鎮星爲老人婦女太白爲壯夫辰爲婦人其言甚怪誕然東方朔爲歲星蕭何爲昴星李白爲太白星唐太宗時北斗化爲七僧西市飲酒一行時北斗化爲豕入渾天寺中西川章仇兼瓊時太白酒星變爲紗帽藜杖四人飲酒宋嘉祐中壽星變爲道士飲酒不

醉夫星之精爲人所感而生理或有之豈有在天之宿變爲人物下遊人間者哉野史之誕甚矣至謂狼星直日遺有殘羊益妄矣

古今名世公卿皆上應列宿如諸葛武侯祖逖馬燧武元衡之屬皆將卒而星殞然自古及今星殞不知其幾而懸象在天者不覺其稀少也豈既殞之後還復生長如人耶夫天之星應地之石也山海之中石累取而不竭斲盡而復出則星可知矣

徐整長曆云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然星之墜地化爲石不過尺寸計耳豈應遽縮至是萬曆壬子十二月廿五日申時四川順慶府安州無風無雲雷忽震動墜石六塊其一重八斤一重十五斤一重十七斤小者重一斤或十餘兩豈有三十里之徑而僅一拳石之多哉大率以里數言天者皆杜譏之詞聖人不知道也

流星色青赤者名地鴈有光者名天鴈其墜之

地主兵

今曆家祿命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外又有四餘星一曰紫氣二曰月字三曰羅喉四曰計都而羅計二星人多忌之考歷代天文志實無此二星也不知此說倣自何時余考宋螽海錄所載有之則其說久矣今術家以四餘爲暗曜豈亦以天象無所見故強爲之說耶

上官桀時虹下宮中飲井井爲竭越王無諸宮中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羣臯在

蜀宴將佐有虹垂首於筵吸其飲食晉陵薛願
虹飲其金願輦酒灌之遂吐金以報劉義慶在
廣陵方食粥虹飲其粥張子良在潤州虹飲其
甕漿後魏首陽山中虹飲於溪史傳所書不一
而足夫虹乃陰陽之氣倏忽生滅雖有形而無
質乃能飲食亦可怪矣今山谷中虹飲溪澗人
常遇之亦有飲於池者昔秦符生謂太白入井
自爲渴爾以此觀之其言亦未足深笑也
今人虹霓俱作平聲讀然虹亦作去聲今鳳陽

虹縣是也霓亦作入聲沈約郊居賦雌霓霓連蜺
云恐人讀作平聲是也既有雌雄復能飲食故
字皆從蟲

余在浙中見人呼虹作厚音嘗笑之後見用脩
丹鉛錄作鬻鬻者海物之名也其字從魚豈可
指爲虹霓乎燕齊人呼爲醬又可笑矣吾郡方
言呼爲空去聲按韻書虹一音貢又作蝃則閩音
亦有自來也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

爲樹所夾，狂吼彌日，衆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爲都督，逼而問之，乃云：樹有垂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夫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黑裘，與仁傑事政同。

雷之擊人多由龍起，或因雷自地中起，偶然值之，則不幸矣。云垂龍憚於行，雨往往逃於人家，屋壁及人耳鼻或牛角之中，所由令雷公捉之去多，致霹靂然，亦似有知不妄擊者。野史載：柴再思當太雷時危坐不動，忽有四入昇其牀，出庭中，俄而大震，龍出，僧道宣右手小指上有小點如麻，因雷鳴不已，出手戶外，一震而失半指。又有藏老僧耳中者，出而僧熟睡不覺，余從太父廷柱幼時，婢抱入園中，雷下擊，婢走雷逐之，入室安，見牀上而婢震死，見無恙也。東郡馬生爾騏言，其母一日雷遶戶外，念東室漏，趨

視之大震一聲有龍自其枕下出穿屋而升枕
掀地上此非人之幸亦雷及龍之有知也
風俗通云雷不蓋雷雷聲者陽氣之發也收斂
之物觸之輒變動今人新死未斂者聞雷聲屍
輒漲起是也
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可
見漢時相傳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
約似雌雞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宋儒
以陰陽之理解釋雷電此誠可笑夫既有形有

聲春而起秋而蟄其爲物類審矣且與雲雨相
挾而行又南方多而北方少理之不可曉者萬
曆戊戌六月余在真州避暑於天寧寺大樹下
旁有浮屠卓午方袒跣與客對奕忽雷震一聲
起於坐隅若天崩地裂客驚仆地余仰視見火
燄一派從塔頂直入雲中塔角一磚擊碎墮地
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婦人

雷之擊人也謂其有心耶則枯樹畜產亦有震
者彼寧何罪謂其無心耶則古今傳記所震所

擊者皆兇惡淫盜之輩未聞有正人君子死於
霹靂者惟王始興幾罹其禍卒亦獲免非妄擊
也蓋其起伏不恒或有卒遇之者至於擊入則
非大故不足以動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兇惡淫
盜者其不盡擊何也曰此所以爲天也使雷公
終日轟然搜人而擊之則天之威褻矣聖人迅
雷風烈必變不可以自反無缺而遂不敬天怒
也

余舊居九仙山下庖室外有柏樹每歲初春雷

必從樹傍起根枝半被焦灼色如炭云居此四
年雷凡四起則雷之蟄伏似亦有定所也

今嶺南有物雞形肉翅秋冬藏山土中掘者遇
之轟然一聲而走土人逐得殺而食之謂之雷
公余謂此獸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
公人得而食之耶

傳記六和塔頂有月桂因風飄落此說不經之
甚月中豈真有桂耶夜靜風高從山外飄來者
耳史傳所載雨粟雨麥及魏河內雨粟安陽殿

雨朱李者皆此類也蓋自上而下故通謂之雨耳
天門九重形容之言也天豈真有門哉然嘗有
人見天門開中有樓臺衣冠人物往來者何也
曰此氣之開合也其樓臺人物如海市蜃宮頃
刻變幻者也考之史傳燕馮跋北齊高洋皆獨
見天開自知必貴羊襲吉馬浩瀾皆見之王文
正公且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已姓名則又異矣
俗云見天開不以語人拜之大吉又有時裂十

餘丈人所共見者則災異也

諒輔爲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起
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臨武張熹爲平輿
令乃卒焚死有主簿小吏皆從焚焚訖而澍雨
至水旱之數聖帝明主不能卻也而以身殉之
不亦過乎諒戴幸而獲免張熹死而効靈前
人之雨天所以示聽卑之意也後者之焚天所
以絕矯誣之端也天亦巧矣

昔人謂亢旱之時上帝有命封禁五瀆此誠似

乏每遇旱卽千方祈禱精誠懃竭杳無其應也
燕齊之地四五月間嘗苦不雨土人謂有魃鬼
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魃既不可得而
人家有小兒新死者輒指爲魃率衆發掘其家
人極力拒敵常有叢毆至死者時時形之訟牘
問真可笑也

南安王元預爲相州刺史禱雨不效鞭石虎像
一百未幾疽發背死奚康生在相亦以禱雨取
西門豹舌三兒暴喪身亦遇疾萬曆己丑吾郡

大旱仁和江公鐸爲守與城隍約十日不雨則
暴之旣而暴又不雨則枷之良久始解無何江
至芋江登舟墮而傷足病累月幾殆人亦以爲
黷神之報也

元微之詩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
打頭風皆俚語也今閩人猶謂暑天小雨爲過
雲雨

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每盛夏狂雨雲自西
而興者其雨甘苗皆潤澤自東來者雨黑而苦

亦不能滋草木蓋龍自海中出也

俗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然雨非獨百里有咫尺之地晴雨迥別者余一日與徐興公集法海寺至暮而別余西行數十步即遇大雨如注衣巾淋漓興公東行點滴而已陳後山云中秋陰晴天下如一此語未試然亦恐不盡然也後山又云世鬼皆雌惟月中鬼雄故鬼望月而孕此村巷小兒之談安所得而稱之雄鬼脚踏朔雌兔眼迷離古詩有之矣使置兔闔室中終

歲不令見月其有不孕者耶月爲羣陰之宗月望而蚌蛤實月虛而魚腦滅月死而羸蛇瞧又豈月中有雄魚蚌耶

宋秘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形狀詭異不知其何所本亦猶五嶽真形圖也

周書謂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吹過梁者是也然梁雖被圍未有陷軍敗將之衄略地屠城之慘而七國不旋踵以亡

則天狗亦惡能爲禍福俗云天狗所止輒夜食人家小兒故婦女嬰兒多忌之

閩中無雪然間十餘年亦一有之則稚子里兒奔走狂喜以爲未始見也余憶萬曆戊子二月初旬天氣陡寒家中集諸弟姝篝火炙蠟房噉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數刻地下深幾六七寸童兒爭聚爲鳥獸置盆中戲樂故老云數十

年未之見也至嶺南則絕無矣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一年冬大雪踰嶺被越中數州數州之

犬皆倉皇噬吠狂走累自此言當不誣也
山海經曰由首山小成山空桑山皆冬夏有雪
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今蜀峨眉山下夏有積雪其中有雪蛆云

峨眉雖六月盛寒未必有雪惟至絕頂望正西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幾千里土人云此西域雪山也有一年酷暑西望不見白者而巴江之水漲逾百倍云是雪山冰消耳

困學紀聞云瓊爲赤玉詠雪者不宜用之此言

雖是然終是宋人議論古人以玉比雪亦取其
意與耳瓊瑤瑤玳皆玉之美名非顏色也且亦
比况之詞寧堪一一着相耶至於白鷗失素白
鷗白質黑紋原非純白伯厚又不知糾其非何
也

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未成花者今俗
謂之米粒雪雨水初凍結成者也爾雅注引詩
作霰又謂之霽雪疏霽卽消蓋誤以霽爲霽也
失之愈遠矣霄亦音屑從雨從宀非從霄也楊

用脩辨之甚明

霰似是霰之大者但雨霰寒而雨霰不寒霰難
晴而霰易晴如驟雨然北方常遇之相傳龍過
則霰下四時皆有余在齊魯四五月間屢見之
不必冬也然霰下之地禾麥經年不生蓋冷氣
凝結入地未化耳史書所載霰有大如桃李者
如雞子者如芥者如斗者惟武帝元封中霰大
如馬頭極矣稽神錄又載揚行自言天祐初在
鼓城避暑于佛寺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

見一雹其高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經月乃消其言似誕然宇宙之中恐亦何所不有春秋書雨木冰蓋陰霧凝封樹上連日不開凍而成冰人拊取之枝葉皆具謂之樹介亦謂之稼俗言木稼達官怕唐永徽宋元豐中皆有此異卒有牝雞新法之禍萬曆丁丑余在楚亦一見之時江陵不犇喪斥遂言官天下多故是其應也

風之微也一紙之隔則不能過及其怒也拔木拆屋掀海搖山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蔽虧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者耶且百物之生非風不能長養而及其肅殺收成之者亦風也人居大塊之中乘氣以行鼻息呼吸不能頃刻去風而及其侵肌膚中榮衛卒然而發雖盧扁無如之何至釋氏又謂業風一吹金石皆成烏有豈非陶鑄萬物與天地相終始者哉蓋天地之中空洞無物須得一氣鼓舞動盪其間方不至毀壞卽如人之有氣息一般莊子所

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息字亦有一義有生息之息有休息之息當其生息便是薰風及其休息便是業風小則爲春夏秋冬大則爲元會運世如斯而已常言謂魚不見水人不見氣故人終日在氣中遊未嘗得見惟於屋漏日光之中始見塵埃袞袞奔忙雖暗室之內若有疾風驅之者此等境界可以悟道可以閱世可以息心可以參禪漆園齊物之論首發此義亦可謂通天人之故者矣

矣 論道創之至矣曰吾嘗於太極圖天不滅人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可見盈虛消息自有主宰之者雖天地亦不能違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處見解難以語人亦不得不以語人也 聖人之所謂知天者豈有它哉亦不過識得盈虛消息之理而已說天者莫辯乎易易之一書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虛消息自然者也聖人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亦自

然者也世之高賢亦有懼盛滿而勇退者矣亦有薄富貴而高蹈者矣但以出處之間未免有心故又多一番魔障也

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鯉魚風乃九月風也又六月中有東南風謂之黃雀風

海風謂之颶風以其具四方之風卽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者也相傳石氏女嫁爲尤郎婦尤出不歸妻憶之至死曰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

阻商旅也故名石尤云亦作石郵見李義山詩今閩人方音謂之颶風音如貝烏颶者簸也颶颶字相近畫容有訛音不應差或者誤作颶而強爲之解耳

北地之風不減於海颶而吹揚黃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見歲恒一一云然每月風之起多以七八之日無者得雨則解閩地亦然也

閩中亦有颶風但一歲不一一發發輒拔樹掀瓦而止耳惟嶺南瓊崖之間颶風三五年始一

發發則村落屋瓦林木數百里如洗舟楫漂蕩盡成齏粉其將至數日前土人皆知而預避之巨室皆以鐵樑木爲柱銅鐵爲瓦防其患也此亦可謂之小業風矣

周禮以十有一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蓋每歲十有一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其和與否此後世風角之始也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人多死古人音律之微足以察天地辨吉凶如

此其法今不復傳矣但古卜之家量晴較雨一三應驗其它火祥卽史官所占不盡然也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此續博物志之言不知信否大抵東風必雨此理之常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東風也東風主發生故陰陽和而雨澤降西風剛燥自能致旱若吾閩中西風連日必有火災亦以燥能召火也

古語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然鳩鳴鳶團皆爲

雨候則巢者亦知雨也虎嘯獾見皆爲風徵則
穴者亦知風也至於飛蛾蜻蜒蠅蟻之屬皆能
預知風雨蓋得氣之先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鼈鼉也舳舨也石尤也羊角也少女也扶搖也
孟婆也皆風之別名也濯枝也隔轍也潑火也
驟霖也皆雨之別名也按爾雅風從上而下曰
颺亦曰扶搖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言大鵬搏此二風而上也近見諸書引用多云
搖羊角而上而以搏扶作連縣字誤矣卽杜少

陵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想此老亦誤讀
也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
謂之山帶不出二百必雨然不獨廬山爲然大
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孔子曰
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安
定郡有峴陽峰將雨則雲起其上若張蓋然里
謗曰峴山張蓋雨滂沱閩中鼓山大頂峰高臨
海表城中家家望見之雲阜其頂來自必雨故

亦有鼓山戴帽之謠然它山不皆爾以鼓山有
洞穴故也海錄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
不誣耳
亦有鼓山戴帽之謠然它山不皆爾以鼓山有
洞穴故也海錄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
不誣耳

五雜組卷之一

終

五雜組卷之二
陳留謝肇淛著

天部二

徐幹中論曰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
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
冬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東曰春
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曆日某月建
某者即斗柄之所指也斗居中央而運四時故

爲君象也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陸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北者天體歆而不足西北也

漢高帝時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臣之名亦異矣豈故爲之耶抑偶合也而貢禹在高帝時又非彈冠之貢禹也閩距京師七千餘里閩以正月桃華開而京師

以二月桃花開氣候相去差兩月有餘然則自閩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氣候差殊復何紀極故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蠶之繭非虛語也曆家所載二月桃始華蓋約其中言之耳賈佩蘭云在宮中時以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去妖邪則不但上巳有戲上辰亦有戲矣

正月一日謂之二朝師古漢書注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謂之二朝朝之義猶且也又謂

之四始正義史記注云謂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元自古人有畫雞懸葦酌椒柏服桃湯食膠飴折松枝之儀今俱不傳矣惟有換桃符及神荼鬱壘爾閩中俗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寶則古人喚如願之意也

以一月爲正月蓋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攷而歲首必曰正月足以證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謬詩豳風

以十一月爲一之日十二月爲二之日正月爲三之日則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謂正月繁霜者則以四月純陽之月名之非歲首之正月矣正者取義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諱政改爲平聲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歲後八日一雞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此雖出東方朔占書然亦俗說晉以前不甚言也案晉議郎董勛答問禮謂之俗言魏主置百寮問人日之義惟魏收知之以邢子才之

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勛言而不知引方朔占書則固未爲真知耳

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閩方言以燈爲丁每添設一燈則俗謂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燈者至十三則家家燈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貴之家曲房燕寢無不張設殆以千計重門洞開縱入遊玩市上則每家門首懸燈一架十家則一綵棚其燈上自綵珠下至紙畫魚龍果樹無所不有遊人士女車馬喧闐竟夜乃散直

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兒童卽連臂誼呼謂求饒燈大約至二十二夜始息蓋天下有五夜而閩有十夜也大家婦女肩輿出行從數橋上經過謂之轉三橋貧者步行而已余總角時所見猶極華麗至萬曆乙酉春不戒於火延燒千餘家於是有司禁之綵棚鰲山漸漸減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災自有天數而士女遊觀亦足占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

五雜俎 卷二
陳烈作大燈丈餘書其上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點燈何嘗以爲苦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燈火陳設盛於福州數倍何曾見父子流離耶大抵習俗所尚不必強之如競渡遊春之類小民多有衣食於是者損富家之羨銀以度貧民之餬口非徒無益有害比也
齊魯人多以正月十六日遊寺觀謂之走百病

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竊九謂是日天氣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舖之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自死世作糜棄破衣於巷口除貧鬼又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窮韓退之有送窮文姚合詩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余謂俗說不足信竊也窮也皆晦盡之義也諸月不言而獨言正月者舉其端也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
魯人之方言也

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
二十八日亦可爲晦耶

北人二月一日皆以灰圍室云辟虫蟻又以灰
圍倉云辟鼠也閩人以雷始發聲掃虫蟻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
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

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

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

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

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

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

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醿三

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然亦舉其大意耳其先

後之序固亦不能盡定也

唐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

與上巳同時欲以一月名節自我作古李泌請

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可見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節也夫晦為窮日寒食禁烟以之宴會皆非禮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節足敵中秋何鄴侯不引此而另作節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經以二月一日為天正節八日為芳春節蜀中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則安得謂二月無節也

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相傳人有生子而乞於隣者隣家大富因

以二月二日取歸遂為此戲此訛說也大凡月盡為窮月新為富每月皆然而聊以歲首舉行之故正月晦送窮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即如寒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競渡托之屈原皆俗說耳福州志載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謂閩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譜審知則以十一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猶不可信而况其他乎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針線而不知其所從起

余按呂公忌云社日男女輟業一日否則令人
不聰始知俗傳社日飲酒治耳聾者爲此而停
針線者亦以此也非也志乘載不同而
養生論曰二月行路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瘧
此不可不知也
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夫婦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大凡雷電晦冥日月薄蝕而交合者生
子多缺蓋邪沴之氣所感也然周禮又以仲春
令會男女聖人豈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驅之

耶可爲一笑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組兩頭各
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強弱爲勝負時
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二駟馬爲東
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
年老無力隨組踣地久不能起上以爲笑夫此
戲乃市井兒童之樂壯夫爲之已自不雅而况
以將相貴戚之臣使之角力仕地毀冠裂裳不
亦甚乎秦京雜記載寒食內僕司車與諸軍容

使爲繩楸之戲，今亦不行。今清明寒食時，惟有鞦韆一事較之。諸戲爲雅然，亦盛行於北方。南人不甚舉也。

先王之制，鑽燧改火，雖云節宣天地之氣，然亦迂矣。寒食禁火，以爲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說之悞，而以爲龍星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而禁之，則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改火，而四時之氣何嘗不宜，豈可必謂古之是而今之非乎？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慎火燭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楊用脩謂不改火出於胡元鹵莽之政，此真可笑。使今日必行之，則閩廣之地安得榆杏，而齊魯之地安得檀，使民走數千里而求火種，亦不情之甚矣。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東，每遇寒食，郊外哭聲相

望至不忍聞當時使有善歌者歌白樂天寒食
行作變徵之聲坐客未有不墮泪者南人借祭
墓爲踏青遊戲之具紙錢未灰鳥履相錯日暮
墻間主客無不頽然醉矣夫墓祭已非古而况
以煮蒿悽愴之地爲譁浪酩酊之資乎

琴操謂介子綏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
不得舉火令人以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其說
已互異矣鄴中記載并州爲介子推斷火冷食
三百漢書周舉傳謂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

中輒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謂太原上黨冬
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訛以傳訛日甚一日至
唐時遂有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之語則無
論朝野貴賤皆絕火食故曰日暮漢宮傳蠟燭
謂至是始舉火也然此猶之可也至於民間犯
禁以雞羽插入灰中焦者輒論死是何等刑法
耶 國朝之不禁火其見卓矣

三月三日爲上巳此皆魏晉以後相沿漢猶用
已不以三日也事見宋書周公謹癸辛雜志謂

上巳當作上巳謂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無巳日不知西京雜記正月以上辰二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誤也但巳字原訓作止謂陽氣之止此也則巳恐卽是巳字但不可以支爲干耳

田家五行曰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薺荒薺靡之屬非一草也薺荒似人參冬水而生夏土而死麥秋至麥至是熟凡物之熟者皆謂之秋耳今俗指麥間

小蟲爲麥秋可笑也亦猶北人指七月間小蟲變爲處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禪刹搭挂謂之結夏又謂之結制蓋方長養之辰出外恐傷草木蟲蟻故九十日安居釋苑宗規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當法土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日至七月十五日始盡散去謂之解夏又謂之解制西域記作十六日爲是余見近作詩者以入定搭挂繫謂之結夏非其義矣

結夏以十六日爲始者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則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朔日也攷西域記又有白月黑月及額沙茶室羅伐拏婆達羅鉢施等月說者謂二十八宿之名未知是否

古人歲時之事行於今者獨端午爲多競渡也作粽也繫五色絲也飲菖蒲也懸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蘭湯也鬪草也采藥也書儀方也而又以雄黃入酒飲之并噴屋壁牀帳嬰兒兒塗

其耳鼻下以辟蛇蟲諸毒蘭湯不可得則以午時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於競渡楚蜀爲甚吾閩亦喜爲之云以驅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爾也考之載籍齊則田文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北齊則高綽唐則崔信明張嘉宋則道君皇帝金則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國者高綽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軌服天刑一以盤荒取喪亂卽不五日生能免乎

田特秀大定間進士也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
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舉於鄉鄉
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
日卒世間有如此異事可笑
容齋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
九齡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
午獻之又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
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余謂古人午五二
字想通用端始也端午猶言初五耳

五月十三是龍生日栽竹多茂盛一云是竹醉
田家思迎梅雨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寸然商
左驗而北方不爾也

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一九扇子不離手
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
洗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
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
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塔前鳴磬織冬至

後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相逢不出手五九六九相逢不出手七九八九相逢不出手九九相逢不出手
頭吹簾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貓犬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今京師諺又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圍壚飲酒五九六九訪親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諺起於近代宋以前未之聞也其以九數不知何故今吳興人言道里遠近必以九對面不言十亦可

矣也

暑宜乾也而值六月則土反潤溽寒宜凍也而值臘月則水泉反動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者也而獨夏禪於秋以火尅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然歲時伏臘亦人強爲之名耳豈金氣至是而真伏耶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則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無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漢制至伏閉盡日故東方朔謂伏日當蚤歸是

猶避蠱之意今不復然但曆家尚存其名耳至於人家造作飲食藥餌之類動稱三伏亦不知其詳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獨麥以四月登故稱麥秋然吾閩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嶺南則五月穫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人亦不信南方有五月之稻也

暑視寒爲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也但多時耳余在京師數年每至五六月其暑

甚於南中然一交秋卽有涼色閩廣從五月至八月凡百餘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具必有涼風非如燕京六月徹夜煩熱也

京師住宅旣偏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囂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稍霖雨卽有浸灌之患故瘡痍瘟疫相仍不絕攝生者惟靜坐簡出足以當之

月令七月天地始肅木乃登若以閩廣言之肅則太旱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謂聖人約其中而

言夏之也
立秋有禮名曰驅劉漢書注謂之糝婁楊子曰
不腰臘也與哉今人尚知有臘而腰則不知久
矣

牛女之事始於齊諧成武丁之妄言成於博物
志乘槎之浪說千載之下婦人女子傳爲口實
可也文人墨士乃習爲常語使天上列宿橫被
污讖不亦可恠之甚耶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

凭肩誓息心願世爲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
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宮女皆陳
瓜果乞巧皆誤也考之史玄宗幸華清皆以十
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
不足信往往如此

歲時記事云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爲
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王建詩水拍銀盤弄
化生是也今人以泥塑嬰兒或銀範者知爲化
生而不知七夕之戲

閩人最重中元節家家設猪陌冥衣具列先人
號位祭而燎之文家則具父母冠服袍笏之類
皆紙爲者籠之以紗謂之紗箱送父母家女死
婿亦代送至莆中則又清晨陳設甚嚴子孫具
冠服出門望空揖讓罄折導神以入祭畢復送
之出雖云孝思之誠然亦近於戲矣是月之夜
家家具齋餽餽猪錢延巫於市土祝而散之以
施無祀鬼神謂之施食貧家不能辦有延至八
九月者此近於淫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

費亦不多也

七月中元日謂之盂蘭會日連因母陷餓鬼獄
中故設此功德令諸餓鬼一切得食也人之祖
考不望其登天堂生極樂世界而以餓鬼期之
乎弗思其矣

唐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獨大何也潮應月者也故月望則潮
盛而八月之望則尤盛也然獨錢唐然耳閩廣
膠萊諸海皆與常時無別也枚乘七發以八月

之望觀濤于廣陵之曲江夫廣陵之濤亦豈以
八月獨盛哉乘之所指亦謂吳越耳其曰廣陵
者當時吳越皆屬揚州也

人言八月望有月華或言夜半或言微雨後或
言不必八月凡秋後之望俱有之或言其五采
鮮明旁照數十丈如金線者百餘道或言但紅
雲圍繞之而已余自少至壯徹夜伺之者十數
竟不得一見也臨川吳比部撫謙爲余言少時
曾一見之其景象鮮妍千態萬媚真人間所未

見之奇惜未能操筆賦之耳人又言二月朔日
正午有日華而人愈不得見余考李程日五色
賦云德動天鑿祥開月華殆謂是耶

月令八月鴻鴈來矣至九月又言鴻鴈來賓何
也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雀入大水爲蛤北方人常習見之每至季秋千
百爲羣飛噪至水濱簸蕩旋舞數四而後入其
爲蛤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嘗無雀或
所變者又是一種耶或亦有不盡變者如鷹化

鳩雉化蜃之類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飲菊花酒相傳以爲費長房教桓景避災之術余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言在宮中九月九日食蓬餌飲菊花酒則漢初已有之矣不始於桓景也

九日作糕自是古制今江浙以北尚沿之閩人乃以是日作粽與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黃華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而菊獨言有者頌霜肅殺萬木黃落而菊獨有

華也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屬金金以黃爲正色也

呂公忌曰九日天明時以片饅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饅之意其登高亦必由此續齊諧所傳不足信也

十月謂之陽月先儒以爲純陰之月嫌於無陽故曰陽月此臆說也天地之氣有純陽必有純陰豈能諱之而使有如女國諱其無男而改名男國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氣陽極生陰陰極

生陽當純陰純陽用事之日而陰陽之潛伏者
 已駸駸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龍之戒而十月有
 陽月之稱即天地之氣四月多寒而十月多煖
 有桃李生華者俗謂之小陽春則陽月之義斷
 可見矣必由坎離齊詣消長不或計也

四月來熟陽中之陰也十月桃李花陰中之陽
 也公孫自公曰天即神以中猶塔泉女更略更
 道經以正月望為上元七月望為中元十月望
 為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稱此俗妄之甚

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為五府猶人之有五官
 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上寄主焉火官主於
 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見故遂以春
 為天官秋為地官冬為水官其實木金水三位
 也四時五氣合而成歲闕一不可何獨祀其二
 而遺其一乎至於火之功用尤鉅古人四時鑽
 燧改火而今乃擯之不得與二官之列亦不幸
 矣

宋初中元下元皆張燈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間

始罷之

日當南至晝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晝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為北陸北至為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今人多至多用書雲事左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注二

至二分觀雲氣青為虫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則不獨冬至也但雲氣倏變一歲四占倘吉凶互異當何適從耶

傳記載冬至日當南極晷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非也夫晷景極長則晝漏極短聖人惜寸陰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賀為蓋冬至一陽初生日由此漸長有利而就復亂而復治之機不賀其盛而賀其發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義也其曰履長即履端之意非謂晷景之長也晉魏

宮中女工至後日長一線故婦於舅姑以是日獻履襪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獻襪謂陽升於下日求於天長履景福至於億年可謂得之矣日不長至又日可又賀為蓋冬至一題今代長至之節惟朝廷重之萬國百官奉表稱賀而民間殊不爾也漢時宮中女工每冬至後一日多一線計至夏至當多一百八十線以此推之令一晝夜當繡九百線亦可謂神速矣不知每線尺寸若何又

不知繡之繁簡若何律之於今恐無復此針絕也至後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視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也乃知古語亦不盡然臘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日大蜡總謂之臘官之奇曰虞不臘是也史記秦惠文王十一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効中國為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臘但以十

二月為臘月初八日為臘八日而已不知冬至
後三戌為臘也又云魏以辰日為臘晉以丑日
為臘

伏獵侍郎古今傳為詬柄余按風俗通云臘者
獮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則謂臘為獮亦無不
可耳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為天臘五月五日為地
臘七月七日為道德臘十月一日為民歲臘十
二月臘日為王侯臘

臘之次日為小歲今俗以冬至夜為小歲然盧
照鄰元日詩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則元
日亦可謂之小歲矣亦猶冬至亦可謂之除夜
也

太平廣記盧頊傳
云是日冬至除夜

讎以驅疫古人最重之沿漢至唐宮禁中皆行
之護童侏子至千餘人王建詩金吾除夜進讎
名畫袴朱衣四隊行是也今即民間亦無此戲
但畫鍾馗與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謂竈神是夜上

天以一家所行善惡奏於天也至是日婦人女子多持齋余於戊子歲以二十五日至姑蘇蘇人家家燒楮陌茹素無論男婦皆然問其故曰昨夜竈神所奏善惡今日天曹遣所田覆數耳余笑謂古人媚竈之意不過如此然不脩行於平日而持素於一旦竈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閩人以好直言無隱者俗猶呼曰竈公也

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過西陽雜俎云竈神有六女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

奪紀小者奪筭然則今以廿四五持齋者不大蚤計耶

漢時行刑常以冬末故王溫舒頓足謂冬再展一月足了吾事而魏其灌夫以十一月晦棄市蓋田蚡必欲熬之過宿則春不行刑矣至東漢章帝始下詔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今國朝論囚常以冬至前三日而遇有慶澤常免論決誑誤殺人者老死園扉而已浩蕩之恩視之往代為獨廣矣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錄之

日生雙耳斷風絕雨 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

後 日沒臘脂紅無雨也有風 月如仰瓦不

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 一箇星保夜晴

明星照濕土來自依舊雨 東風急備糞笠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踹泥雲行南水平潭

雲行北陣徒黑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

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

羊凍死 春丙陽陽無水撒秧夏丙陽陽乾死

稻孃秋丙陽陽乾穀入倉冬丙陽陽無雪無霜

春巳卯風樹頭空夏巳卯風禾頭空秋巳卯

風水裏空冬巳卯風欄裏空 雨落五更日曬

水坑天下太平夜雨多晴 久晴逢戊雨久雨

望庚晴 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

戊巳 朝霞暮霞無水煎茶 朝霞不出市暮

霞走千里 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

叛惟有千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 雨打

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 前月廿

六七後月看消息 三月無二卯田家米不飽
三月初二雨桑葉無人取 三月初二晴桑上
挂銀瓶 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 稻秀雨
澆夾秀風搖 日暖夜寒東海也乾 梅裏雷
低田被水埋 雨打梅頭無水飲 牛雨打梅額
河水乾坼 夏至有雷三伏冷 重陽無雨一冬
晴未吃端午粽 寒衣未可送 六月無蒼蠅
新舊米相登 六月初二晴 山條盡枯 寒六月
初二陣雨 夜夜風潮到處暑 六月不熟五

穀不結 朝立秋暮颶 颶夜立秋熟到頭 秋
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 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
豆 雲掩中秋月 雨打上元燈 九月十二晴
釘靴挂斷繩 十月初一陰 柴炭貴如金 賣
絮婆子看父朝 無風無雨哭號咷 至前米價
長貧兒有處養 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 臘
月有霧露無水 做酒醋 除夜犬不吠 新年無
疫癘 一日之忌 暮無飽食 一月之忌 暮無大
醉 一歲之忌 暮無遠行 終身之忌 暮常護氣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則凡有閏者似皆歸之歲末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而傳以爲非禮也至漢文帝時猶然今之置閏皆以節氣中分之日上十五日爲前月後十五日爲後月也然節序考據只憑故事推筭耳其間秒分度數豈能保其不差乎古來曆法未有久而不差者蓋造化轉旋之妙有非人力所及者而謂尺寸玉衡足以盡天地之變亦大惑矣春秋哀公十一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

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今之秋多暑於夏春多寒於冬三月而後生稊九月而後黃落以氣候攷之每逾一月則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况近來日月交蝕度數有不盡如所推者敬天授時國之急務可委之冥漠不亟釐正耶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風所紀與今氣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後不書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則曰蠶月

四月以後始知常稱蓋亦不能無異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頗見傳注而十一月蝻孔子對季孫謂火尚西流其爲十月無疑又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豈是時方冬至乎宋儒執秦漢之謬而不攷之聖經故議論紛紜而卒無一定之見耳然則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則周之亂民也何以爲孔子

而小盡居其六是每歲尚餘十一日也計五歲之中當餘六十日故二年一閏而五年再閏也然則不以三百六旬六日爲歲而必置閏何也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數不能盡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觀斗柄以定四時而以參差不合之數歸餘於閏聖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聖人之私意爲之蓋天地之定數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魚腦減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鳥來春而鴈北鄉是物之知四時者也藕桐應閏而置葉

黃楊遇閏而入土此物之知閏餘者也至於晦朔之畸數閏月之餘分聖人不能齊也而况巧曆乎惟積漸而差考差而改斯無弊之術也曆法聖人不盡言非小言也改朔授時天子事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聖人之心也至顏淵問爲邦首曰行夏之時而視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槩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曆聖人所定行之亦七百年其勢不容不差後世通儒徇士竭其智數心思考索推步至無遺

亦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勝其踳駁也三代治曆之法它無可考惟周禮太史氏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與焉噫何簡也自秦以後善治曆者漢則鄧平洛下閏劉歆蔡邕劉洪六朝則何承天祖冲之唐則劉孝孫何妥劉焯李淳風僧一行周則王朴宋則沈括元則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閏太初曆王章帝時僅百餘年已云差失益遠而四分曆柄於建武

行於未元聚議定式已逾七十餘年而行不過
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諸家人人自負然唐
三百年中而八改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曆
尚可謂之定法乎宋蘇子容重修渾儀制作之
精皆出前古至虜陷燕京取其所制渾儀以去
乃其法子孫亦不復傳矣其謂精密吾未敢信
也元郭守敬之曆推測援引纖悉無遺 國朝
所用皆其遺制三西百年僅差分秒此卽聖人
不能無也而議者何以求多爲哉但今之曆官

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窮其理能知其數之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藥保其不殺人爾
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風最精占候其造麟德曆自謂應洛下閎
後八百年之語似極精且密矣然至開元二年
僅四十年而緯數漸差不亦近兒戲乎一行大
衍曆據唐書所載反覆評論二萬餘言窮古今
之變天地之故當時所謂貫二才周萬物窮術
數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絮黍之功壽王重

生無以議分毫之失宜乎千歲可俟矣而至肅
宗時山人韓頴已言其誤每節損益又增一日
其故何也王朴陰陽星緯無不通曉其治曆削
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學自成一家然劉義叟議
其小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
卽廢不用矣此二子者皆精於天文而治曆差
謬如此故周禮以治曆屬太史爲天官之屬占
星屬保章爲春官之屬分而爲二非無見也今
人但以古候稍失而遽欲改曆法亦過矣

宋史律曆志曰天步艱難古今通患天運日行
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
古差密亦僅得其槩耳又况黃赤道度有斜正
闊狹之殊日月運行有盈縮朏朧表裏之異測
惟極者率以千里差二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
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大地之中餘杭則
東南相距二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發歛
晷刻豈能盡諧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踰越曠古
抑不知一帝授時齊政之法果殫於是否乎是

五經通 卷二
亦儒者所當討論。諉曰：星翁曆生之責，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論也。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二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似而省，七之七，只周遭數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一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毬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製

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一尺，云中爲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虛具耳。

測北極者，以千里差二度。今滇南距燕萬里，當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二千餘里，已南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處，分野之說固不足憑，而以郡國正中論之，則幅員有長

短廣狹難以一律齊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說如曆之有歲差也然鐵
勒孰羊脾而天明西域朔夕月兒而南交州生
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誠差矣史載安息西界循
海曲至大秦迴萬餘里無異中國卽以中國東
西南北相距何止萬里而日月星辰並無差謬
又何也大約目所未見語多矛盾訛以傳訛吾
未敢信也

大撓之初作甲子也不過以紀日月代結繩云

爾其後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五行分屬
於是有闕逢旃蒙諸名於是有元光邴章劔昌
子方諸號於是有畢取橘如諸陽於是有鼠牛
虎兔諸肖於是有天剛太乙勝光小吉諸將於
是有海中金爐中火諸納音於是有建除滿平
諸體於是有專制義伐諸乘而其說愈不可勝
窮矣余謂太歲方向禁忌旣不足信而曆日所
書陰陽避忌皆毫無影響益知當時之作此原
非爲占候吉凶也

古人事之疑者質之上筮而已治亂吉凶考之
星緯而已未聞擇日也今則通天下用之矣而
吉凶禍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嘗以破日娶妾矣不逾年而得雄嘗以月忌
上官矣不數載而遷嘗以天賊日解水衡錢萬
緡矣而卒無恙嘗以空亡日出行泄任矣而諸
事盡遂其餘小事不可勝紀故謂陰陽曆日可
盡廢也
今陰陽家禁忌可謂極密一年之中則有歲破

死符病符太歲劫殺伏兵灾殺太禍歲殺歲刑
金神將軍諸方一月之中有月忌龍禁楊公忌
瘟星天地凶敗天乙絕氣長短星空亡赤口天
休廢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虛敗三不返四
不祥四窮四逆離別反激咸池伏龍交龍宅龍
往亡八風九良星絕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
月厭月殺等日一日之中則有白虎黑殺刀砧
天火重喪天賊地賊血支血忌歸忌黑道士瘟
天狗大敗蚩尤官符死炁飛廉受死火星河魁

五經系
卷二
鉤絞焦坎游禍滅門的呼等凶神蓋一歲之中
吉日良時無凶神惡煞者不過數日耳而又加
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仇難三星之躔度
太白日神之遊方一一擇而思之則雖終歲不
作一事可也而窮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
獐獍之輩不信鬼神何嘗見其旣敗之相仍哉
太史公謂陰陽之術太詳而衆是諱使人拘而
多畏夫陰陽四時八位十干度之乎四節各有
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夫漢初

之陰陽家止於四時八位十干度二十四節而
已而子長尚以爲未必然况今日天羅地網之
密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鄉有一一縉紳凡事必擇日裁衣宴會之類
無不視曆然而官罷子死家居杳無吉耗也此
亦汝南陳伯敬之流耳後聞吳中有巨室子婦
臨產欲產以其時不吉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
俱斃此尤可發一笑也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

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傳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今七政曆有之但以保
爲寶以困爲伎耳
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歲之
謬矣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此一言足以
破陰陽之忌矣雞猪蕪蒜逢着則吃生老病死
時至則行此一言足以破終身之惑矣此非後
世之言也聖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

箕子之陳洪範分爲九類別爲九章謂之九疇
原不相附屬也至劉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
皇極庶徵附於五行果爾則八事皆宜屬五行
而胡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
也蓋向父子原爲春秋災異之學悉其言之無
稽事之不足徵信故於洪範之中摘其五行之
說爲其近於災祥占候而推廣之至舉天地萬
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行至求
其徵應而不得則又以五事強合之而凡上下

貴賤食息起居無大小皆比其類而附之於五
事雖宇宙之理似不過是而其遷就穿鑿亦已
甚矣後世之人雖知其非而無有昌言正之者
歷代國史相沿為五行志至於日月薄蝕星辰
變故災異之大者則又屬之天文豈陰陽與五
行有二理耶而風雨雷電又豈非天文之屬乎
其說愈刺繆而不通矣故作史者於天文志宜
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災異宜為災祥志
而不宜為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來有此忌矣清波雜志
謂佛法以此三月為齋素月不宜宰殺是破俗
見今京師官命下卽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
跌更少外官無不避之者而禍敗更多人何不
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天上老君不出庵謂之
月忌考之曆家乃廉貞獨火日也蠡海錄謂以
洛書九宮推之以是日入中宮然不知入中宮
者何物亦不知所以當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

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陰陽家擇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時，如人祿命然。合之者吉，然當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屬上年，或屬下年，不知擇者當何適從，而當改革之際，推祿命者又不知以何爲準也。五行有生中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有化難以爲恩，如火生於木而焚木者，火水生於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尅金，而金得火迺成器，金本尅木，而木得金迺成材。至於盛極必衰，否

極必泰，此皆陰陽循環之理，造化玄機之妙，而聖人則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而剝之上九有得輿之象也。今星命之術，但知有生尅制化，而豈知盈虛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謂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此兩相生者也。水尅火矣，而火然則水乾，謂火尅水，亦可。土尅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尅土，亦可。此兩相尅者也。木不能離土，而尅土，土不能離水，而尅水。

此相親而相尅者也。火燎木而生於木，土遏火而生於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爲仇讎，有胡越而反爲一家，亦五行之氣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鋤鑿所及應時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於陽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獨生於木也。蕭丘有寒酸，洱海有陰火，又江寧縣寺有晉時

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天地間有溫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蟲之見論也。

五行惟金生水，頗不可解說者。曰：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雲首石生雨，從星降，故星動搖而占風雨，石礎潤而占雨水，故謂金生水也。予謂金體至堅，而有時融液，是亦生水之義也。至周興嗣千文，謂金生麗水，則水反生金矣。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又不依相生之序，以氣之先後論也。其

受形也水最微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最重大其滅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未不耗自微而著自少而老陰陽之義備矣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也蓋本於六十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之說古人作律原與曆相通也至姓氏之納音則近誣矣姓者非受之於天地也非秉陰陽之氣生而有之也或因望而爲氏或分封而賜姓或避難而改易或無稽而杜撰一

家之人分支別族一人之身朝更夕改安知陶朱卽范氏之宗而東晉爲疏氏之胄乎又安知羸呂牛馬之暗易而嗣源鴻漸之無祖乎五行納音安所適從至於談祿命者推其所安之宮談相術者觀其所稟之形遷就苟合猶之可也帝王曆數自有天命而必強而合之以某德王或取相生或取相勝蓋自鄒衍劉向發端已不勝枘鑿矣後之學者未能窺天地之藩籬識陰陽之形似而但隨聲傳和亦何益之有哉

稱日者晝夜以百刻而每時止於八刻則其九十六刻也今銅漏中增初初正初二刻每時十刻則是百二十刻也其於百刻之數俱不合矣不知每時之加初初正初二刻雖合之得二十四刻而實四刻之畧所分也計其度數每六刻方抵一刻耳此說余少時見之一書今亦不復記也

西僧利瑪竇有自鳴鐘中設機關每遇一時輒鳴如是經歲無頃刻差訛也亦神矣今占候家

時多不正至於選擇吉時作事臨期但以臆斷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測陰夜之時所憑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於山村中無漏可考哉故知興作及推祿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於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風雪中禁漏無聲行人斷絕安能定其爲何時余固不信祿命者付之而已

俗謂得吉日不如得吉時如己午未等時固可見矣而曆所謂日出日入時者乃以出海入地

論非挂簷際時也余嘗登泰山觀日出矣下至
半山而猶昏黑也在黃山入夜飯罷出門仰視
天都峰頂日色照耀如火中蓮花此皆九月事
正曆所載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參差乃爾益信
世之憤憤耳

文學
部
卷
頁

五雜組卷之二 終

五雜組卷之二

